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帶閣註楚辭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寳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録監生臣蕭華

欽定四庫全書

山帶閣註楚辭卷五

武進蔣驥撰

遠遊

幽憂之極思欲飛舉以舒其鬱故為此篇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烟去聲而上浮遭沉濁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去聲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

章首四語乃作文之旨也原自以悲蹙無聊故發憤欲遠遊以自廣然非輕舉不能遠遊而質非仙聖不能輕舉故慨然有志於延年度世之事蓋皆有激之言而非本意也況濁汚穢承迫阨而言耿耿營營皆

悲緒也弗及不聞言時之促也端審也正氣正大之

氣也以其心之悲而念人處天地之中徒自勞苦須

臾已盡是以思愈遠而心愈悲神忽往而形仍滯皆

由菲薄無因之故也安得不反己自修而求正氣以

度世乎求氣者所以煉形而歸神神仙之要訣也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

乘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

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悅之託辰星兮羨韓

衆平聲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增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自得即恬愉之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能入火自燒虛靜而恬愉無為而自得正所為赤松清塵也異乎迫阨而悲者矣故願承而法之與化去者蛻形而往所謂尸解也辰星東方蒼龍之體

心尾箕之星所謂大辰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今尾上有傅說星是也朱欝儀靈異篇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舉體生毛日誦萬言得一見老子氣變正氣既求而變化生也曾高也彷彿遥見所謂山頂雲端時或遇之蓋形質既蛻獨其精靈皎然無累而往來寰宇也淑善也郵傳舍也神仙往來皆洞府名勝之地故曰淑郵因悲時而欲遠遊故以離故都而免衆患為言曰

終不反亦憤辭也此節述神仙輕舉之樂

恐天時之代序兮燿靈曅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零同聊彷蒲杭切徉而逍遥兮永歴歳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向同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烟所程

曅光閃貌彷徉無成明須時之無益也芳草遺芳皆原自指焉程見懐沙此言知己難期祖業難復蓋自決求仙之志以起下文也

重(去聲)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都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去聲)沆(杭上聲)瀣(械)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粗穢除

重樂節之名洪氏曰情志未申更作賦也軒轅黃帝名史記黃帝僊登於天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道士浮丘公接之僊去轅軒王喬皆得道者不可攀援以軒轅既尊且遠也甘石星

經以日月星辰晦明為六氣沆瀣北方夜半之氣也正陽南方日中之氣也朝霞日始欲出赤黄氣也人之神明本自清澄而不能不淆於後天昏濁之氣故必取天地之精氣以自益而麄穢自消神明所以能保此求正氣之始事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而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毋滑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虚

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南風曰凱風南巢今盧州府巢縣有金庭山王喬洞王子昇仙之所也宿肅同審訊問也外氣既入內德自成所謂六氣者凝煉而為一氣矣然必得所養而後能和故就王子而訊之曰者王子之言也道即養氣之道受心受傳言傳也小無內所謂卷之則藏於密也大無垠所謂放之則彌六合也滑亂而汝也孔甚也言養氣之道但可心受不可言傳其藏之至密

而放之至廣但能無以私意滑亂其神魂則所養漸近自然而所謂一氣者極其神妙自存於中夜靜虛之時而不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于無徵之先而和德既全萬化自出此求正氣之中事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陽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炎上聲之華英玉色頩劈影切以晚晚

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至貴上所言之要道也仍就也羽人飛仙也丹邱晝

夜常明之處不死之鄉仙靈所宅也既得要道故能

直往仙鄉九陽即所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

者也飛泉張楫云飛谷也在崑崙西南琬琰玉名山

海經稷澤多白玉黄帝是食是饗又周穆王薦琬琰

之膏以為酒上文王子所授皆内養之事此又以採

服為言者蓋當聞言之時其於一氣之和德固已心

解力行矣然其氣不盛則無以厚養之之本故益取天地萬物之精以充其氣而大其養此求正氣之終事也頳淺赤色脫澤也醇厚也粹不雜也質銷鑠謂凡質盡也汋約柔弱貌要眇深遠貌淫縱也色之美於外者極其腴澤精之純乎内者極其壯盛渣滓日消神明日生蓋真能煉形歸神而所為氣變者於斯在矣何患非薄無因哉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

宊同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此僊質既成而遂能輕舉以上浮也南州故居之地桂樹冬榮與芳草之先零者異亦即景以寓意也載營魄見老子營熒同營魄者質既銷鑠晶熒而輕也霞遐同遠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惟有道者質銷神旺故其魂神能載此晶熒之魄而升於高遠也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前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平聲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

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

此下歷言遠遊之境而此先言遊於天闕也排推也望予須我之來也與騷經倚閶闔而望予不同矣太微宫垣十里在翼軫北天帝南宫也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星名列子曰清都紫微帝之所居今按旬始在北斗旁則清都疑中宫太一之居也太儀天帝之庭習威儀之處也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即於微閭也遊天既畢乃從東北而下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委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
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去聲驁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
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勾芒

此遊於東方也溶水盛也服衡下夾轅兩馬驂衡外
挩靷兩馬也驕傲馬行縱恣也膠葛猶交加也班駁
文也漫衍無極貌月令東方甲乙其帝太皡其神勾
芒太公金匱東海之神曰勾芒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為去聲余先驅兮氛埃辟必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辱收乎西皇擥彗星吕為旍旌同兮舉斗柄以為麾叛判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

此遊於西方也太皓即太皞庖犧氏也自東向西故曰右轉徑直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金匱西海之神曰蓐收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也麾旗屬叛分散貌波能銜霧水之大者騷經

所謂指西海以為期也

旹曖曃 逮 其曭 湯上聲 莽兮召元武而奔屬 燭 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 誨 吕担 欺亦切 撟 嬌 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 去聲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 扶 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 汎 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

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潤罔瀁養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平聲海若舞馮夷元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力尤切虯而逶蛇雌蜺宜查切便平聲娟以增撓去聲兮鸞鳥軒翥朱樹切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如字乃逝以徘徊

此遊於南方也曖曃暗也曭日不明也元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時

方自西之南而玄武在北故曰名文昌在紫微宫北斗魁前六星掌行掌領從行者署置也屬凴陵之意高厲者自西海而升天際也度世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恣睢放肆也担撟軒舉也淫樂樂之深也邊旁也謂丙騄炎神炎帝神農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也潤瀁水盛貌言自西而南經過楚地愴然感懐然義不反顧故抑按其念舊之心而自弭其悲益向南直行歷九疑窮方外而遊於南海也

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戒前戒也蹕止行人也御禦也咸池堯樂承雲黄帝樂或曰顓頊樂二女娥皇女英也御侍也湘靈承二女而言海若海神號馮夷河伯也螭龍類象罔象也皆水中神物蟉虬盤却貌便娟輕麗貌撓纒也翥舉也衍盛貌焉乃猶言於是言南遊之樂至矣於是遂逝而徘徊以擇所往也樂不至不足以弭悲故言南方之樂獨詳至樂之中有至悲者存不可不察也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卓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

此遊於北方也舒縱并合逴遠也絕垠天之邊際寒門北極之門軼從後出前也清源水源謂北海也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金匱北海之神曰顓頊北方增冰峩峩見招魂

歷元冥以邪徑兮乘間去聲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去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

降望大壑下崢嶸活切恒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隣

此縱遊上下四方之極際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反顧欲他適也黔𦙀天上造化神名六漠六合也列缺天隙電照一説列仙之宫闕也大壑在渤海東寔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崢嶸深遠貌無地出地之下也寥廓廣遠也無天出天之上也無見無聞寘漠之境

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有無名言歷元冥之都乃由斜徑而東北隅之間維回首反顧與造化者遊以徧歷上下四旁窮冥寂閴之境蓋至此真無遠弗届矣

卜居

居謂所以自處之方以忠獲罪無可告訴託問卜以號之其謂不知所從憤激之辭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去聲盡忠而蔽鄣於讒心

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此三年未知何時詳其詞意疑在懷王斥居漢北之日也太卜掌卜之官端正也策蓍莖也正之將以筮龜龜底殻也拂之將以卜

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去聲）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偷）生乎寧超然高

舉呂保貞乎將哫足訾咨栗斯喔握咿儒兒呂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骨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悃款誠寔傾盡之貌送往勞來猶俗云隨處周旋巧於媚世者也無窮環轉不定之意力耕所以退隱遊

大人所以干進大人勢要之人正言危身從彭咸之意也高舉亦退隱之臣哫訾以言求媚也栗斯一作粟㪷飾為小心之狀喔咿欲言不言之貌儒侏儒兒嬰兒皆柔媚之容也儒兒一作嚅唲洪注喔咿嚅唲皆強笑之貌婦人指鄭袖言以事婦人與高舉對言者舉朝皆因事袖而進舍是則惟有退隠而已廉直自清正色而立於朝也突梯滑達貌滑稽圓轉貌脂韋皆愞熟之物絜楹如工人之絜度其柱而使之圓

也昂昂不肯下人之意駒馬未壯者鳧野鴨也亢舉
也軛車轅前衡亢軛喻以功業自建也黄鵠大鳥一
舉千里比翼亦高舉意以上皆問卜之辭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黄鐘毀棄瓦釜雷
鳴讒人高張去聲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蟬翼二語言是非之不清黄鐘鐘之律中黄鐘者釜
量名以瓦為之其聲本無可取而衆爭擊之故如雷
鳴也二語言用舍之不清張自侈大也此言不善既

有所不從而善又未必獲吉以明所以欲卜居之意東漢范滂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欲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與此正同皆憤激之辭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謝辭也尺長於寸然為尺而不足則有短焉者矣寸短於尺然為寸而有餘則有長焉者矣物有不足如

天傾西北地缺東南是也智有不明如堯舜知不徧
物孔子不如農圃是也數有不逮如日月之行雖有
定數然不無盈縮之異是也神有不通如伯夷餓死
首陽盜跖壽終牖下是也宜去者不幸而吉宜從者
不免於凶鬼神不誨人以凶而尤不導人以不義則
亦安能與其事哉
集註以篇中所指婦人為鄭袖陸昭仲謂其嫌於斥
非也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君且無嫌而

況於袖乎哫訾喔咿諸語皆深肖上官靳尚之情態而著其憤嫉之思也則此篇所謂放者其為漢北奚疑問卜之辭曰誅鋤草茅以力耕曰正言不諱以危身蓋居蔽須時與為彭咸之志尚相參也然則卜居之作殆與思美人相近歟

漁父

或云此亦原之寓言然太史採入本傳則未必非寔錄也漁父有無弗可知而江潭滄浪其所經歷

蓋可想見矣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平聲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江謂沅江潭深淵也今常德府沅水旁有九潭憔悴枯槁近死之容色也斯指江潭言没於利祿曰濁昧於危亡曰醉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

不淈(骨)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穿入聲)其醨(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淈濁餔食歠飲也糟酒滓也以水[illegible]糟曰醨深思則怵於危亡所以獨醒高舉則超於利禄所以獨清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振搖動也察察皎潔汶汶玷辱也察察二語承沐浴

言皓皓二語原自謂也言人之沐浴者將服衣冠必彈而振之誠不願以身旣皎潔而復受衣冠之垢汙也夫人之清醒亦猶是矣雖竄斥不堪寧誓以死安能隨俗推移以蒙其垢乎上文止言見放而此言死者蓋不推移則其勢不止於放吾故曰原之死非得已也時未至湘而死計已決此懷沙所以作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莞微笑貌鼓枻叩船舷也滄浪水在今常德府龍陽縣本滄浪二山發源合流為滄浪之水纓冠系也濯纓濯足蓋與世推移之意漁父遂去而原亦不復與言各行其志也

舊解以滄浪為漢水下流余按今均州沔陽皆有滄浪在大江之北原遷江南固不能復至其地且與篇首遊於江潭不相屬矣及觀楚省全志載原與漁父問答者多有皆影響不足憑惟武陵龍陽有滄山浪

山及滄浪之水又有滄港市滄浪鄉三閭港屈原巷參而覈之最為有據蓋自涉江入溆浦之後返行適湘而從容避逅乎此其言寧赴湘流則懐沙汨徂南土之先聲也原之就死長沙余既詳之懐沙矣抑湘中記云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了了則原之赴此亦不忘清醒之意也夫

山帶閣註楚辭卷五

山帶閣註楚辭卷六

武進蔣驥撰

招魂

卒章魂兮歸來哀江南乃作文本旨餘皆幻設耳哀江即汨羅所在招魂歸此蓋即懷沙之意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

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與同之巫陽對曰掌寱夢同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朕原自謂清者志之不雜廉者行之有辨潔者身之不汙服行沬已也主者言所行以是為主也牽羈絆也上謂君攷察也離與罹同言已少有盛德而為世所羈豢以蕪穢之名君又不能考察其盛德以至逺遷勿思終身愁苦也帝與巫陽皆設為問荅之辭帝

天帝也巫陽黄帝時主筮者人謂原也筮予之謂筮其䰟之所在使反其身也掌寤句疑有脱誤謝徂謝也巫陽以為帝命有不可從者蓋必待筮而後予則恐身先萎謝巫陽雖予之䰟而不能復生此其所以不用筮而用招也詳末章語意此篇疑作於懐沙之後蓋其去死無幾矣凡人七情所激皆能卒然失其精䰟原於遠遊固曰神儵忽其不反形枯槁而獨留况當近死之時煩寃轉甚其神䰟必有惝然不能自

持者故言魂魄離散而設為此篇雖假託之言亦非無因之説也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校去聲）

舍君之樂（洛）處而離彼不祥些

巫陽既致詞於帝乃不筮而徑下招原之魂蓋登高而呼自可聞聲立赴也恒常幹體也些語辭沈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也舍置也樂處謂楚離罹同不祥指下

天地四方言一說舍止也離去也上二句戒之此二句勸之也亦通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仭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

託寄也八尺曰仭周孟侯曰大荒經有神名赤郭好食鬼神異經東方有食鬼之父即長人之類也又大荒東經陽谷上有扶木十日所浴一日方至一日方

出註云言交會相代也即代出之意其酷熱雖金石堅剛亦爲銷鑠彼謂其處居人也釋解也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腹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雕畫題額也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山海經雕題國在鬱水南南土志黑齒在永昌闕南以漆漆其齒祀祀神也南方俗多魑魅常有殺人祭鬼者醢醬也

蝮蛇錦文反鼻其毒殺人蓁蓁積聚之貌八紘荒史近交趾有蛇國盈山徧野盡是封犬也老狐能易形魅人頃刻可至千里雄虺九首說見天問淫淹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去聲）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㚔（幸同）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螘（蟻同）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几賢切）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去聲）賊些

夢溪筆談鄜延西北有范河即流沙也人馬踐之有聲陷則應時皆滅又西域度爾格有沙海二千餘里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遇之常為所墜旋飛沙捲人隨風旋轉也雷淵周孟侯云即西域河源所注之雷翥海靡碎也曠宇無人之土螘蚍蜉也元蠭土蜂壺𧏮也八紘譯史蟻國在極西其色赤大如象其聚千里五侯鯖大蜂出崑崙長一丈其毒殺象蓋即此類管茅屬長者至丈餘爛人言其土溫濕焦爛人肉也賊

害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峩峩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譯史記餘北有冰海凝冰如山又持彌國有大凝山千年不釋飛雪千里謂千里之遠常雨雪也蓋北方陰寒四時昏如是矣

魂兮歸來君無上上聲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足翁切目往來侁侁莘些懸人

以娭(嬉同)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寐形切)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有虎豹守之也拔木九千力能拔九千之木而不倦也從豎也豺狼從目言此九首之夫從目直視如豺狼也侁侁往來疾也娭戲也瞑死而瞑目也投人深淵而其神異令人求死不得必請命於帝然後得瞑目也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九首亦此類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疑些
敦脄梅血拇母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
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去聲災些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土伯后土之伯約尾也吕春
秋肉之美者有旄象之約觺觺角鋭貌敦厚也脄背
也拇足大指以利爪攫人常多血也駓駓走貌參三
也甘人以食人為甘美也

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倍行先些秦篝格侯切

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去聲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脩門郢城門也善其事曰工男巫曰祝背行却行而向䰟為之先導也篝竹籠以棲䰟者縷線也五色之綫以飾篝者也綿絡靈幡也古者人死以其服升屋而號曰皐某復又以車建綏復於四郊綏以牛尾為之綴於橦上冀神識之而來歸此言綿絡蓋其遺意也秦齊鄭以其國善為此而名該全也永嘯呼長號

以招之也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閑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戸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要廈遐上聲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汎崇蘭些經堂入奥朱塵筵些砥紙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弱阿拂壁羅幬直侯切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此承故居而叙宫室陳設之樂也像舊註言楚俗人

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愚按若今人寫真之類固有生而為之者不必專指死後也邃深檻欄也軒殿堂前簷特起曲椽無中梁者層軒則非一軒矣言堂前制為層軒而有欄檻以為飾也築土石曰臺臺上屋四達曰榭臨高山言高出山上也網戶刻戶為方目相連如羅網之狀所謂隅亮也朱綴以丹塗其交綴之處也突深也厦大屋也室既深邃則冬溫而夏涼徑過也復回抱也潺湲急疾清淨之貌光風晴

明之風也轉搖也氾汎同搖動貌崇高也川谷則田
流而繞宅蘭蕙則交錯而搖風皆倚山而居之形勝
也經歷也奥深也塵承塵筵竹席也言人由堂而入
室則見上有承塵下有筵席皆以丹朱為飾也砥室
承入奥而言室以砥石磨之極其滑澤也翠翠鳥尾
毛翹高出之貌疑飾於床榻者也曲瓊玉鉤也言砥
室之中其牀施翠翹然高出而挂玉鉤以懸幬帳也
翡赤羽雀翠青羽雀被衾也以珠翠飾被光色爛然

相齊也蒻蒲蒻也柔而大可為席阿曲拂薄也織蒻為壁衣隨壁為阿曲也幬禪帳也縷帶純赤曰纂五色曰組綺文繒縞白繒也琦玉名璜半璧也言纂組之帶綺縞之衣皆繫以玉璜而陳於幬帳之間也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亦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煎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去聲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脩態絙亙同洞房些蛾眉曼睩祿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

視矊綿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間閑些

此承奥室而序女色之樂也珍怪如古玩之類蘭膏以蘭鍊膏而漑為燭則香從燭發也華容美人也二八十六人也射厭遞更也意有厭射則使更相代也商九侯有女入之紂美而不喜淫此借以為稱美之辭故曰九侯淑女迅衆給侍便捷衆多也鬋鬢也好美好比輕附也順柔順也彌代猶云蓋世固植言性之貞也謇語詞絙竟洞深曼長也睩視貌靡緻膩滑

也遺視流盼也緜綿眇之意離榭别館之榭脩長也
幕大帳也間暇也離榭二語承上起下言非徒深居
洞房凡有遊覽靡不隨侍也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桷
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
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陀）些軒輬（凉）既低
步騎羅些蘭薄户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此承離榭而序其遊覽侍從之樂也所遊常有侍女

故高堂亦有惟帳之飾紅赤白色也沙版以丹砂飾木版也桷椽也言刻椽為龍虵而采畫之也前言高堂但序其制之弘壯此盛言塗繪之華而又飾以惟帳蓋别館遊覽之堂與所居者異也前言川谷徑復以自然之形勢言此則於堂前鑿為曲池故坐堂而即臨水亦園囿之制也屏風水葵即荇菜也莖紫色緣因也言葵之文章因波上下而見也曰仰曰坐曰伏曰臨皆閒時遊歷之景文異豹飾謂外廷侍從之

士其衣文采殊異而以豹皮為飾也陂陁臺沼高下不平之處軒曲輈藩車輬卧車皆以侍女從載之車也既低俛車而待登也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也侍陂陁者方遊則侍於堂下步騎羅者遊畢則擁於車後也薄迫也瓊木木槿也花如瓊玉植之如籬言芳蘭薄户而種又以瓊木為藩籬皆軒輬初駕而經行之徑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朱遲切麥挐如黄粱些大苦

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健)臑(儒)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吴羹些胹(而)鱉炮(庖)羔有柘(蔗同)漿些鵠酸臇(即衍切)鳧煎鴻鶬(倉)些露雞臛(呵惡切)蠵(攜)厲而不爽些粔(巨)籹(汝)蜜餌有餦(張)餭(皇)些瑤漿蠠(古蜜切)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紂)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此序飲食之樂也室家蕪承宮室僕妾而言宗尊也

言室家之人欲盡其宗尊之意故多致美食以娛君

也稻有秔糯二種粢稷也穱麥麥之先熟者一云稻下種麥也挐揉也粱有青白黄三種黄粱穗大粒粗收子少味逾諸粱言此數種之米相雜為飯也大苦豉也洪註苓也味大苦可為乾菜鹹鹽也酸醋也辛椒薑也甘飴蜜也言五者之味兼備而發行也腱筋之大者臑爛也若及也下若苦之若同臑若芳言爛而且香也吳羮吳人工作羮也胹煮也炮合毛裹物而燒之羔羊子也柘漿諸蔗之漿味甘蓋以烹鱉與

羔也鵠鴻鵠也酸以醋烹為羹也臇臛之少汁者鶬鴰鶬露雞露棲之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厲清烈也爽味敗也粔籹環餅也即今粣子餌糕也蜜餌以蜜和粉為糕也餦餭餳也瑤漿之色白如玉者勺五臣云和也羽觴刻雀形為酒器猶云犧尊也玉色之酒以蜜和之而滿於羽觴之中也挫摧凍冷也挫糟凍飲言不用縮酌亦不溫服但摧爛其糟而冷飲若周禮酒正之醴齊是也酎之為言醇也華

采也酌酒斗赤玉為瓊瓊漿酒之赤色如瓊者妨害也言魂歸故居家人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層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基些長髮曼鬋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填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俞蔡謳奏大呂些

此承酒食而序歌舞音樂之樂也魚肉為肴羞進也

通疑本徹字謂收去也漢人避武帝諱而改之耳按

擊也涉江采菱揚荷皆楚歌名見淮南子荷當作阿

酡酒色著面也娭光娭戲而目騰光也眇視微睇也

曾重也文繡纖細也奇单也不奇言采色之備也齊

容容飾齊一也鄭舞鄭國之舞袵衣襟也言舞人迴

轉衣襟相交如竿也撫案下者以手撫案其節而徐

行也狂猛也槙擊鼓也激楚楚歌舞之名其節最為

漂疾故衆音競作至於宫庭震驚以發起而助之也

吳蔡皆國名歈謳皆歌也大呂律名歌效吳蔡而樂奏大呂今樂古樂雜沓並陳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箟（昆）蔽（敝）象棊有六簙（博）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去聲）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西壹切）梓瑟些娛酒不廢沉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登）錯（措）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洛）先故些魂兮歸

來反故居些

此又承上而序賓客狎戲之樂以極之也士指賓客言放散組帶也放陳組纓言除去冠帶也班坐列也紛亂也亂而不分男女猶有常位班其相紛則更易無定矣鄭衛妖玩言鄭衛之女其服飾制作皆妖冶可玩也結裝束也惟歌舞激楚之曲者其裝束尤秀異而先出於衆也箟竹名蔽簙箸也蓋投之以行棊者象象牙棊棊子也簙博通局戲也投六箸行六棊

故曰六簙言設六簙以行酒用箟簬為箸象牙為棊也曹偶道聚也相迫互爭勝也梟博采倍勝為牟五白簙箸之齒也言棊已得采欲成倍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犀比未詳費消也簴懸鍾格揳不正也言擊鍾而簴為之動鼓瑟而瑟為之斜皆酒酣狂戲之事非奏樂也癈撤去也詩云廢徹不遲沉沉湎也鐙所以置燭者華謂其雕飾華好也錯置也結撰發為篇章也至思極至之思假大也人謂在坐之人極思所

至也不歌而誦謂之賦先故謂舊交後漢梁冀譖李固所辟名無非先舊是也言飲酒既酣乃以極至之思結撰於篇章其吐屬清妙若蘭蕙之芳發越而盛大在坐之人亦各以思致發為歌誦以相倡酬如此則可以盡賓主之歡而燕樂其故舊矣此節縱言所樂不復自檢與淳于髡飲酒一石之時語意大畧相似其吉則詩人簡兮之遺也卒章歸之辭賦又才人結習之所最不忘者故以為樂之終焉巫陽之詞止

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聿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

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

千乘懸火延起兮元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

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平聲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

青兕

此下皆原自序以申篇首之意獻歲言歲始來進也

發春南征追溯自陵陽至溆浦之時涉江所謂秋冬

緒風也潊浦在陵陽西南故曰南征自首訖尾謂之
貫廬江水名漢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曰貫者
自陵陽入廬江而達大江也左指江南言浮江而西
則南為左矣倚依沿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言沿
江一帶其地曼長皆草木交錯其間有依巳成之沿
而復為瀛者境尤曠野所望甚博也青驪以下皆遙
望時所見純黑為驪結連也懸火揚用修云即周禮
所謂墳燭蓋焚林而田所持以起火者元天色烝火

氣上行也言火氣烝天元容變赤色也步及驟處言從獵之士步行而追及奔馬之處也誘騁先居馬之先而引導其所向也若順也抑止馳騖者使順通獵事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夢楚江南大澤名跨今巴陵華容公安石首之地課後先校獵事之勤惰也憚懼也兕野牛言襄王身先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此節追序歲首南行適遇楚王田於江南而所見如此莊辛所謂馳騁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為

事於此亦可見矣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皐蘭被徑兮斯路漸（即塩切）湛湛

（魂上聲）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

江南

朱明夏日之日也承續皐澤被覆也斯路指春時遊

望之地言漸沒也言自春徂夏日夜相代曾不可留

再經前路而已為茂草所漸沒矣蓋初春由陵陽至

溆浦今由溆浦出龍陽至長沙自沉正懷沙孟夏徂

南之時復從夢澤經過故感懐而發此嘆也楓木名似白楊哀江在今長沙湘陰縣有大哀小哀二洲舊傳舜南征二妃從之不及哭於此故名斯路已漸江楓彌望則其寥寂愈可知矣前此猶得以放逐之身遥見君之顔色今則目斷千里瞻望無期回首春時傷心欲絶蓋盛德終無所攷而離殃愁苦如此魂雖歸來豈能入脩門以娱樂哉亦惟往哀江之南以誓死而已言此以見巫陽所招皆虚語也

太史公序原傳曰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而王叔師乃以此篇為宋玉之詞黄維章林西仲非之誠為有見舊說又頗訾其譎怪荒淫亦非所謂知言者也今攷亂詞獻歲發春以下明序自春涉夏往來夢澤之境卒章曰魂兮歸來哀江南自著沉湘之志蓋繼懷沙而作者也學者於此沉潛反復而知其解則固有以確然知其非宋玉所作而巫陽所言皆如海上神山風引而去諸說紛紛互相詆訶亦不辨而

自明矣余故詳其說於餘論而約舉其槩於此

大招

稱為大者尊君之辭篇内多序帝王致治之事蓋

往昔成言時所冀如此嗚呼事既已矣而心終不

忘所以求伸於地下也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止同下春氣奮發萬物遽平聲只冥淩

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遥只

謝序也日知錄云古人讀謝為序謂四時之序終則

有始而春承受之也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故

春氣和暖而後日昭明也遽同邃動貌莊子所謂邃

然覺也言春氣發生而蟄虫昭蘇草木萌動也冥幽

冥也凌猶馳也浹周徧也無逃無事於逃竄也林西

仲謂此篇乃原招懐王之辭按懐王三十年為秦所

留子頃襄王立二年自秦逃歸秦覺之遮楚道乃走

趙趙不納復走魏為秦所追遂發病襄王三年卒於

秦秦歸其喪於楚禮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則臣

之於君固有招魂之理矣故紀其歸葬之時而招之言春時和氣流行萬物莫不萌動况魂在冥中莫有追躡之者可以馳騁周浹而行而無俟於奔竄庶其乘此來歸勿久滯於秦土之遠也

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上言無遠遙指留於秦言此祝其勿他適以起下文也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悠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

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溺水水性善沉溺者溦溦流貌上下謂與流波相上

下也皓膠冰凍貌皓白膠凝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延只山林險隘虎豹

蜿冤只鰅宜鱅庸切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

只

元中記炎山在扶南國東四月火生十二月滅餘月

俱出雲氣蜒長曲貌蜿行貌鰅鱅狀如犁牛又鰅魚

名皮有文鱅魚音如彘鳴短狐蜮也似鱉三足含沙射人王虺大蛇爾雅曰蟒王蛇也騫舉頭貌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平聲目被髮鬤日羊切只長爪踞當作鋸牙誒嬉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止

漭大水貌鬤髮亂貌鋸牙牙利如鋸也誒强笑也今川西有獸名狒狒長髮豕首執人則笑蓋此類也又八紘荒史魅國山海經作末國黑首三角兩目上竪亦夜叉之族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卓龍赩希益切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豪上聲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寒山山名逴龍補註云疑即燭龍赩赤色梁杰公曰黑谷之北有山極峻四時來雪燭龍所居代水未詳通釋云楚去并代甚遠所謂不可涉者或傳桑乾嘔夷諸水如此耳天白顥顥冰雪照耀之貌盈北極言冰雪無際也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洛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洛不可言只

閒靜即無逃意言歸路安閒鎮靜無有驚惕也自恣以下乃指楚國之樂言荆楚舉全楚言之林氏曰以國為家與但言入脩門不同更可見其招懐王是也究極也窮身終身也既死而言壽乃不忍死其君之意下文叟澤怡面意同樂不可言總挈下文之意

五穀六仞設菰孤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内納同鶬鴿

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鷄和楚酪只

醢豚苦狗膾苴蓴魄只吳酸蒿蔞力于切不沾鐵盐切薄只

魂乎歸徠恣所擇只炙鴰括烝鳧煔潛鶉敶只煎鰿即

臛呵悪切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並熟不

澀澁同嗌益只清馨凍飲飲同不歠役只吳醴白糵和楚瀝

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

此招之以飲食也六仞言積穀之高也菰粱蔣實一

名雕胡為飯香美臑熟也和致芳者調和極其芳美
也肉一作肭肥也鴿似鳩味猶和也豺似狗生潔為
鮮酪乳漿也苦狗以豉和狗也膾切也苴蓴一名蘘
荷蓋切以為香也蒿白蒿秋時香美可食蔞蒿也生
水中脆美沾汁濃也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酸味爚
蒿蔞為虀其味不濃不淡適甘美也炙燔肉䳒麋䳒
也色蒼如麋煔爚也鶉鴽也陳列也鰿小魚也俗作
鯽爽存言爽烈之氣存於此也麗以先言衆品並集

以是為先也四酎四重釀之醇酒并具也不澀嗌言其味滑不滯咽喉也馨香遠聞也不歠役醇酒可貴不以飲賤役也再宿為醴糵米麯也瀝清酒言以吳人之醴𥜷入楚造之清酒也不遽惕酒可忘憂無惶遽怵惕之患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去聲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

謨只

此括之以歌舞音樂也代秦鄭衛四國之樂也伏羲始作瑟駕辯勞商皆曲名徒歌曰謳揚阿即陽阿以趙國之簫奏陽阿爲先倡而謳以和之也空桑瑟名投合也金曰鐘石曰磬亂理也四上未詳今管色字譜有四音上音或即其遺也謨具也

朱脣皓齒嫭(戶)以姱只比(去聲)德好(去聲)閒(閑)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娱只魂乎歸來安以舒只嫮(嫭同)目宜笑蛾

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脩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𡟤只黶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

此招之以女色也嫭好貌比德言衆女之德相同也

好閒言性喜閑靜不輕佻也習謂嫺於禮都美調和也則法稺幼也脩長也滂浩廣大貌曾重也頰口腮也倚耳耳貼後也曲眉規者眉曲如半規也綽綽約也鮮卑東胡别號其腰帶鈎名犀毗亦曰鮮卑言美人之腰頸狀若帶鈎之小而秀也移去也言可忘去怨思也易直利和也以動作者言本和直之心而形於舉動也澤膏脂也昔夜也青色眉之色也直當也娙美目貌靨輔頰邊文奇牙美齒也嘕笑貌便娟見

遠遊便安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善觀去聲絕霤溜只曲屋步櫚簷同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秋鶬只鴻鵠代遊曼鷫肅鷞霜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此招之以宮室遊觀也沙堂以丹砂塗堂之楹楣也秀出羣之意崇土為壇觀樓也霤屋水流也絕霤簷

有承溜絶水即檀弓所謂重霤也曲屋周閣也步櫩長廊也擾畜馴養禽獸也騰駕步遊言從獵之士或乘車或徒行也假大也言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彌竟也鵾鵾雞晨旦鳴也鶖鶬禿鶖也代遊相代飛翥也曼曼行也鸕鶿似鴈長頸綠身鳳凰翔言歸楚致治而鳳凰來儀也敘遊獵而及鳳凰蓋本卷阿鳳鳴之意以招王也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

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此下皆招之以興道致治此節言脩身親親之事也怡澤貌宜善也言身之舉動皆合於善用能保其壽命也室家公族也盈庭滿朝也居室謂王室定安也宋樂豫告昭公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枝葉亡則本根無所庇廕矣此所以宗族盛而王室安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平聲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

冐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

此治民之事接徑壤地相連也出若雲言人民衆多其出如雲也三圭桓信躬之圭公侯伯所執也楚本稱王故其臣皆有公侯之號重侯猶言陪臣聽類神言聽察精審如神明也察訪篤厚也夭早亡也隱疾痛也存恤問也正定昆後也始昆猶言先後王澤本無不被而必訪民之夭死疾病者而厚施之於孤寡

尤加意存恤所以定仁政之先後也孟子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施四者意蓋如此四井為邑畛田上道阜盛冐覆也至此則澤無不被矣先威後文先以威武齊民而後以文德綏之故既善美而又精明也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去聲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去聲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為只

此用賢之事幽陵幽州也交趾南夷其人足大指開折兩足並立趾則相交羊腸山名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尚賢士者推本而言之謂因尚賢而致此效也發政以下詳尚賢之寔獻行令百官上其行志如周禮令羣吏致事也墜鎮也陛殿階也誅罰譏譎也罷止息也舉賢傑者而升之上位以彈壓殿庭則不仁自遠而罰譎之事可以息而不用矣直贏直節而才有贏餘者禹麑疑楚王車旂之名禹或羽字之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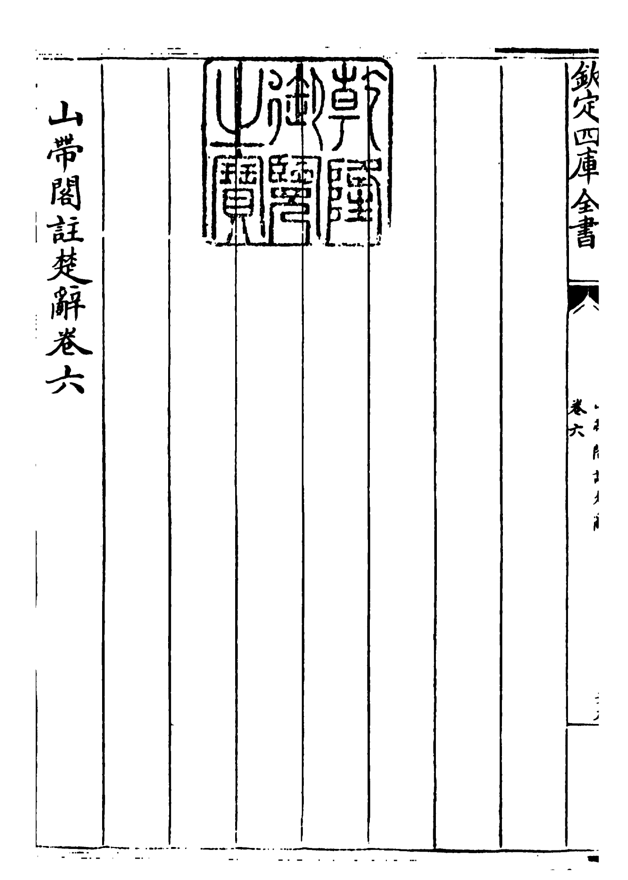
為猶治也直贏者使在親近之地以輔君豪傑者使
執政事之權以澤民皆舉傑壓陛之寔也如此則國
家治矣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
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
歸徠尚三王只

此天下化成之效也天德即上配天之德穆穆和敬
貌登降堂者出入堂陛以議大政也諸侯指齊秦諸

國言畢極皆以楚為歸極而來朝也立設也三公九卿皆天子之制但曰九卿者三公已見上文也昭質謂射侯所畫之地如白質赤質之類大侯謂所射之布如虎侯豹侯之類也上手延登曰揖墊手退避曰讓致語以讓曰辭天下既平貫革射息天子當諸侯朝覲之時與羣臣從容燕射以習禮樂此太平之盛治也尚三王謂駕三王而上之林氏曰此皆帝王之事非原所能自為其抬懷王無疑余按離騷曰忽奔

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又昔君與王成言兮曰
黄昏以為期則篇中所云皆為左徒時所見信於君
而欲措諸行者不幸中道改路徒以未了之願號之
既死之魂其傷心固有非言所能喻者嗚呼能無疾
首於讒人也哉
章句謂此篇係原自作又云景差後之論者互有異
同惟林西仲以為原招懷王之辭最為近理今從之
語具餘論



山帶閣註楚辭卷六